

文化荆州

二〇二六年第十一期 总第二百零二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78

聆听中国

——访上海青年古筝演奏家王伊

□ 饶正州

琴棋书画,是镌刻在中华文脉里的文化瑰宝,承载着国人千年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向往。抚琴弄弦,尤能寄情抒怀,遇知音者,便成千古佳话。古筝,这门流淌了两千余年的古老乐器,在当代青年演奏家的指尖焕发出新的生机。王伊,这位从湖北公安的荆江岸边走出的古筝演奏家,以弦为媒,以曲为语,在琴乐的世界里上下求索,于舞台与课堂间寻觅着跨越时空的知音,让千年琴音在新时代里声声不息。

马年春节前夕,年味浸染着江汉平原的每一个角落,我有幸在王伊的老家——公安县斗湖堤镇,见到了回乡探望父母的她。没有舞台上的华光熠熠,褪去演出服的王伊,一身素雅,眉眼间带着荆楚水乡孕育的温婉,言谈间却藏着对古筝艺术的执着与热忱。谈及故乡,她的眼中满是温柔:“我是喝荆江水长大的孩子,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藏着我最初的音乐记忆,我的古筝里,永远有故乡的味道。”

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王伊就是人群中格外亮眼的存在。彼时的她,比同龄孩子高出半个头,身材苗条,瓜子脸,柳叶眉,亭亭玉立,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生就一双修长纤细的手,那是天造地设的弹琴之手。天赋与灵气,在她身上展露无遗,能歌善舞的她,走到哪里都备受喜爱,是街坊邻里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看着这般的孩子,邻里亲朋都忍不住向王伊的父母建议:“这么标致的文艺人才,不送出去培养,留在身边太可惜了,这是埋没了孩子的天赋啊。”

起初,只是几个人的建议,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提及,这话像一块石头,压在王伊父母的心头。一边是孩子年仅8岁半,尚且年幼,独自外出求学,做父母的终究放心不下;另一边是家中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送孩子外出学艺,意味着要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生活的压力不言而喻。一边是孩子不可辜负的天赋,一边是现实的重重顾虑,两难之间,王伊的父母左右为难,辗转反侧。但他们深知,孩子的天赋不能被辜负,再难,也要为孩子的未来拼一把。最终,父母咬咬牙,迈出了那艰难的一步,将8岁半的小王伊送到了武汉音乐学院附小,让她踏上了专业的艺术求学之路。

这一去,就是九年。在武汉音乐学院附小的日子里,她文化课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文化课之外,她将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倾注在古筝之上。古筝,这门看似温柔的乐器,学习的过程却满是艰辛,按弦的手指磨出厚厚的茧,反复的练习让手臂酸痛难忍,

枯燥的基本功训练日复一日,可小王伊从未喊过苦,叫过累。

在18岁那年,王伊参加了高考,她以文化分和专业分的高分同时被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录取。她最后选择上海音乐学院,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期间,她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乐团,同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金帽组合首席 Solo 筝团首席。

王伊加快了前行的脚步,她深知,古筝艺术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在更广阔的艺术天地里汲取养分,她遍访名师,博采众长,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视野,打磨自己的演奏技艺。在求学的道路上,她经历过挫折与迷茫,有过因演奏失误而沮丧的时刻,也有过因创作瓶颈而焦虑的日子,但每当指尖触碰到古筝的琴弦,那熟悉的琴音响起,所有的烦恼便烟消云散。古筝,早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她的知己,是她的信仰,是她表达自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多年的勤学苦练,让王伊在古筝领域崭露头角,她开始登上各类舞台,从国内的音乐赛场,到国际的艺术殿堂,她的琴声,跨越山海,打动了无数听众。在舞台上,她一袭素衣,端坐筝前,抬手落指间,琴音流淌,或婉转悠扬,如荆江流水缓缓前行;或豪迈奔放,如江汉平原的劲风掠过旷野;或凄婉动人,如江南烟雨诉说情思。她的演奏,技法精湛,情感真挚,将古筝的艺术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台下的听众沉浸在琴乐的世界里,流连忘返。一次次演出,一次次的历练,让王伊的舞台表现力愈发成熟,她也凭借着出色的演奏,斩获了众多专业奖项。据粗略统计,近二十年来,王伊参与全国与地方各类专业古筝比赛巡演、展演交流500余场,累计获奖近30余项,这一组朴素而有力的数据不是刻意追求的荣誉堆砌,而是长期稳定高水平发挥的真实客观记录,是一个脚印成长的真实刻度。成为了古筝界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奏家,真正做到了“弹得一手好古筝,红遍整个中国”。

荣誉加身,王伊并未忘记初心。她深知,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舞台上的绽放,更在于传承与传播。怀着对古筝艺术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她选择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将自己多年的演奏经验与艺术感悟,传授给更多热爱古筝的年轻人。从舞台上的演奏家,到课堂上的教师,身份的转变,让王伊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

在古筝课堂上,王伊是一位严师。她深知,基本功是古筝学习的根基,因此,她对学

生的基本功要求极为严苛,从指法的规范,到节奏的把控,从识谱的能力,到乐感的培养,每一个细节,她都亲自指导,耐心讲解。她常对学生说:“古筝的学习,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反复打磨,才能让指尖的琴声拥有力量。”她既注重技法的传授,又鼓励学生的艺术创新,她希望自己的学生,不仅能练就精湛的琴艺,更能拥有独立的艺术思考,能让古筝艺术在自己的手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同时,她也是一位温柔的良师。她理解学生求学路上的艰辛,深知艺术学习中的迷茫与困惑,因此,她不仅在专业上指导学生,更在生活上关心学生,在心理上疏导学生。当学生因练琴遇到瓶颈而沮丧时,她会耐心鼓励,陪学生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当学生因舞台紧张而发挥失常时,她会温柔安慰,告诉学生舞台的意义不在于完美,而在于表达;当学生对艺术道路产生怀疑时,她会分享自己的求学经历,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学生,唯有坚持,方能抵达心中的彼岸。在她的课堂上,不仅有琴音悠扬,更有温暖与希望,她用她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每一个热爱古筝的孩子,让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作为一名青年演奏家,王伊始终致力于古筝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在教学中,她注重传统筝曲的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古筝的历史与文化,感受传统筝乐的魅力,让千年筝音得以代代相传;同时,她也积极推动古筝艺术的现代创新,鼓励学生尝试将古筝与其他乐器融合,与现代音乐元素结合,让古筝艺术在新时代里,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她自己身体力行,参与各类古筝创作与改编,将荆楚文化、江南文化融入筝曲创作,让自己的琴声,既有着传统的底蕴,又有着现代的活力。

她还积极参与各类古筝艺术的推广活动,走出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中小学,举办古筝讲座与公益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筝,爱上古筝。她希望,这门古老的乐器,能走出艺术殿堂,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更多人生活中的美好陪伴。在她的努力下,不少孩子开始接触古筝,爱上古筝,为古筝艺术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她说:“古筝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传承与推广古筝艺术,是我们每一个古筝人的责任与使命。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与我一起,以弦为媒,寻觅知音,让千年琴音,生生不息。”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告诉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王伊心心念念的演奏的代表作和重要专辑与录制吧!王伊的

核心原创作品:《波澜水色》2022 古筝独奏,王伊早期原创代表作,风格灵动,凸显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作思路。《秋之叶》2015 年古筝、钢琴与康加鼓协奏曲。灵感源于王伊诗作,融入爵士元素。2017 年获浙江省第十届音乐节金奖,入选上海音乐学院《古筝原创作品选》。《蓝天》2019 年蝶式筝独奏,专为蝶式筝创作,展现半音阶与调性转换优势,拓展筝乐表现力。

王伊的重要专辑与录制:聆听中国 III 古筝独奏专辑(2019 年马久超制作)王伊以特邀独奏家签约录制。该系列唱片曾被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大雅——蝶式筝协奏曲专辑》(2024-01-31)(李玥锦作曲)收录蝶式筝协奏曲《大雅》。王伊担任蝶式筝独奏,钢琴伴奏李玥锦,上海音乐学院录制。

王伊首演与代表曲:2024 年上海音乐学院乐团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哪吒闹海》乐队协奏曲,由王伊担任蝶式筝独奏,彰显王伊在蝶式筝领域的先锋地位。首演获得极大成功,一时誉满京城。

《秋之叶》《莲动》2015 年王伊古筝独奏音乐会首演,展现其在现代筝约创作与演奏的探索。

如今,王伊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她的琴声,回荡在各个舞台,无论她飞得多高多远,她始终心系故乡,心系那片养育她的荆江大地。每年春节,她都会回到公安县斗湖堤镇,回到父母身边,感受故乡的年味,聆听故乡的乡音。在故乡的小屋里,她总会为父母弹上一曲,熟悉的琴音,在小小的屋子里回荡,温暖着父母的心房,也慰藉着自己的思乡之情。父母坐在一旁,静静聆听,眼中满是骄傲与欣慰,他们看着女儿从一个懵懂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古筝演奏家、大学教授,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最好的回报。

在她的琴声里,我们能听到荆江流水的温婉,能听到江汉平原的豪迈,能听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能听到梦想与坚持的力量。她以弦为媒,以曲为语,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思考,都融入指尖的琴音,让千年琴音,在新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马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荆江岸边,年味正浓,王伊的琴声,在故乡的空气中回荡,温柔而坚定。新的一年,新的征程,她将继续以弦为媒,在琴乐的世界里,寻觅更多的知音,让千年琴音,跨越山海,传遍四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琴音袅袅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属于她的琴乐故事,也将如一曲悠扬的古筝曲,在时光的长河里,继续奏响,余韵悠长,久久不绝。

活化楚都大家谈

楚都纪南城:楚文化的文明坐标

□ 苏菱

距荆州古城北约5公里处,静静矗立着一座承载两千多年历史记忆的楚国都城——纪南城。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楚纪南故城”(以下简称“纪南城”)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格下这座古城的历史与荣光。

纪南城由宫城、郭城及护城河等构成完整都城体系,既是彰显楚人开拓精神的都城,也是摩肩接踵的“挤烂城”;既是人水和谐的“清水城”,又是汇通中外的“国际城”。

纪南城:南国雄都

考古专家介绍,纪南城东西长约4550米,南北宽约3588米,城垣为夯土筑成,周长15506米,城内总面积约16平方千米,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我国南方最大的都城遗址。

考古勘探已发现城内东周时期夯土台基84座,纵横有序、布局清晰:东南部与东北部为宫城,西南部集中分布冶炼、纺织等手工业作坊,西部和北部则是密集的居民区。在宫城内,考古专家揭露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其中最大的台基高出地面2米,长约70米、宽近50米。由此不难想象当年楚宫的恢弘气象。正如屈原在《招魂》中所描绘:“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叠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罽,夏室寒些……”

2026年2月3日,在湖北省文物局举办的2025年度湖北省考古成果汇报交流活动中,正式公布了2025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荆州市楚纪南故城广宗寺北台基群遗址入选。

中国古都学会原副会长、江陵县志办原主任浦士培先生介绍,楚国在遵循周代礼制框架的同时,结合自身地理条件与文化传统,发展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都城格局。这种因地制宜的营建理念,不仅是楚文化的独特智慧体现,更在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印记,彰显了楚文化的重要贡献。

楚国以郢(今纪南城一带)为都,依托这一精心营建的都城根基励精图治,在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圈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军事与文化,不仅成为推动长江流域文明发展与进

步的核心力量,更为后续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南方区域基础。

“挤烂城”:摩肩接踵

纪南城共有8座城门,北、东、南垣水门与陆门各1处,西垣陆门2处。南垣水门是中国迄今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整的东周时期水门结构之一。已发掘的陆路城门多采用“一门三道”形制:如西垣北门,中门道宽约7.8米,供车马通行,两侧门道供行人使用;南垣水门同样为3个并列门洞,河道宽阔,具备同时通行多艘船只的能力。仅从门道规模,便可想象当年车船辐辏、商旅如织的盛况。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先进的城市规划,楚国由弱变强,终成“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东汉桓谭在《新论》中曾生动描述:“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民间还衍生出许多生动的传说,形容城中人潮汹涌,竟能将新衣挤破、新鞋挤烂,纪南城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挤烂城”。这一别称虽带戏谑,却真实折射出当年郢都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盛况。有学者曾推断,纪南城鼎盛时期人口规模可观,常住人口或达30万。

在这座繁华都市中,吴起曾以此为基地,辅佐悼王推行变法,其中“量入修赋”等法令确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在此交汇:墨子曾至此止楚攻宋,孔子亦曾涉足楚境,而浓郁的楚风楚韵也深深影响了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多思想巨匠。屈原曾在此任“左徒”,其政治生涯与文学灵感均深深植根于这片热土,后来更在流放途中写下了《离骚》《九歌》等不朽诗篇。此外,战国中晚期楚国流通的黄金铸币“郢爱”在纪南城周边多有出土,印证了其作为楚国经济中心的延续性影响力。

湖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楚学专家张正明曾精辟比喻:“江陵是东方的雅典,雅典是西方的江陵。”二者一擅土石,一精土木,文化交相辉映,共耀古代世界文明星空。

清水城:人水和谐

早在2300年前,楚人便已深谙城市水利之道。考古资料显示,纪南城宫城遗址中出

土了陶管排水系统,上下覆以板瓦,形成完整水道,并与城内天然水系巧妙衔接。据2025年11月29日《中国文物报》刊载的《纪南城考古的重要收获与价值意义》一文(作者:闻磊 姚凌 赵晓斌 蒋鲁敬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荆州博物馆)记载,纪南城大胆将自然水系引入城内并联通城外形成便利的水路交通网,城内通过自然高差对排水进行引导等,对历代南方水网密布地区的城市规划、水利工程方面均具有指导意义和科学研究价值。

宏大的水系网络之下,是密集而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用水系统。据《简说楚文化》(刘玉堂主编,荆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编)书记载,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仅在纪南城龙桥河西段长约1000米、宽约60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古水井256口,加上后来引江济汉工程发掘的水井,纪南城及内周边已发现水井数量超过500口。考古专家介绍,这些水井主要集中于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其井型多样,包括陶圈井、木圈井等,部分井壁还可见竹篾加固的痕迹,见证了当时繁荣的手工业与人口规模。

更为有趣的是,楚人在水井利用上展现出的“生活科技”。一些水井底部出土了大型陶瓮,却未发现汲水器具。有学者据此推测,楚人或许利用地下水温度较低的特点,将食物置于陶瓮并沉入井中保鲜,这种“冷藏井”堪称古代的“天然冰箱”。这一说法虽尚待研究,却折射出楚人对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

从宏大的城市水系规划,到密集的生活水井网络,纪南城展现了一幅人与水和谐共生的历史画卷,堪称“清水之城”。

国际城:汇通中外

考古证实,纪南城现存城垣始建于战国早期(一期城垣),二期城垣为战国中期,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郢都遗址,也是先秦列国中定都时间较长的都城之一。

学术界认为,纪南城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作为楚都的时间较长,这种持久性在历代都城之中较为少见。

凭借发达的水陆交通与开放的文化姿态,楚国将长江流域及岭南广大地区纳入版图,并积极拓展对外联系:北抵黄河沿岸,南

拓五岭以南,西通巴蜀滇黔,东达大海。更为重要的是,楚国通过早期草原通道,与北方游牧民族乃至遥远的欧亚草原深处发生了间接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考古证据显示,在西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过纹饰与楚地高度一致的凤鸟纹丝绸和“山”字纹铜镜。这些珍贵文物印证了早在张骞凿西域之前,一条由楚国发起、经多方中转的早期“丝绸之路”已然存在,展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早期对话。

荆州博物馆原党支部书记、文博专家滕壬生曾回忆,沈从文先生参观荆州博物馆馆藏楚国丝织品时赞叹不已,并提及前苏联墓葬中出土过同类文物——这正是纪南城作为“国际城”的有力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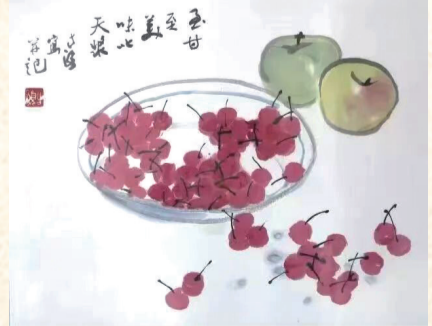
地下宝库,文明坐标

与纪南城相伴的,还有周边密集分布的楚国王陵遗存——熊冢、平头冢、冯家冢等。这些陵墓与都城互为印证,共同构成楚国鼎盛时期完整的政治与丧葬体系,宛如一部埋藏于地下的楚史巨著。

尽管考古成果丰硕,纪南城仍留有诸多待解之谜。虽然《考工记·匠人》提出了“方九里,旁三门”的理想都城规划,但纪南城的布局更多体现了楚人“因地制宜”的独特智慧。目前已发现的8座城门,其分布顺应地势与水系;未来是否还有更多城门埋藏于地下,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揭示。其方正的整体格局、“一门三道”的城门规制以及清晰的功能分区布局,不仅深化了今人对先秦建筑礼制和建城理念的认识,更对楚文化文脉传承与深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026年是纪南城考古发掘61周年。回望纪南城,它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个文明的坐标——以开放包容之姿,融汇南北,贯通古今,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注入不竭活力。其承载的楚文化基因,既为荆楚大地筑牢了文化根脉,也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关键实证。期待纪南城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工作持续推进,让这座沉睡千年的文化瑰宝与荆州古城交相辉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真正成为串联历史、赋能当下、链接未来的文化纽带。

翰墨荆楚名家



国画小品两幅
作者 郭方颐